

恒山脚下，贫困山区合唱团的女人们

“给这些从来没有离开过农村，从来没有考虑过为自己生活的人们，心中注入一丝光，生活就会充满希望”

“贫困山区合唱团很草根、很渺小、很不专业，却是贫困地区人们寻找新生活方式的途径，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新活法”

“进入攻坚期后，脱贫的‘物质基础’已经搭建得差不多了，下一步脱贫后，不能一直靠政府推着他们往前走，得靠他们自己主动干，这就需要百姓自己的内生动力。从精神上注入一些动力，激发对生活的热情，贫困合唱团起到的就是这个作用”

本报记者 孙亮全、詹彦、曹阳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心灵的窗户哪怕溜进一丝光，也会落地生根。

在北岳恒山脚下，有一群贫困农村的女人，她们用夹杂着方言的歌声，挥舞着为家和孩子操劳了半辈子的双手，怯弱但坚定地站在了乡间村口的舞台上，唱起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唤醒了埋在心底的渴望，也唱出了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追寻。

“这样的日子让我高兴，老了，活得开心就行”

三九隆冬，晋北严寒。

在一天中最暖和的下午两点半，58岁的温玉琴和她的姐妹们在山西省浑源县荆庄村的广场舞台上一亮相，村民们呼啦一下全拥到了台前。

浑源县贫困山区合唱团开始了在恒山脚下这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演出。《红梅赞》大合唱、舞台剧《大丰收》《蒸莜面》……节目一个接一个。

在村民们的叫好和起哄声中，温玉琴深深地迷恋上了这种感觉，哪怕在零下好几摄氏度的室外，她觉得浑身上下都是热量。

从2018年夏天起，温玉琴换了一种生活方式。她在周一到周五的每个下午，都会到4公里外的县城文化活动中心，在这里练习舞蹈，学习合唱，与一帮姐妹聊天说笑。

在这里，有个贫困山区合唱团。这个由作曲家甘霖号召成立的浑源县贫困山区合唱团，从2017年7月开始组建，到现在已经有近200名成员，包括县城本部两个合唱团和浑源县最西边村子西坊城的一个分团。

温玉琴就在这个组织和一帮姐妹们活动。她们中间，最小的24岁，最大的72岁，来自农村的占了大半。

“开始也不大敢来，咱一个农村妇女，怕人笑话。”温玉琴说。但架不住合唱团里她一个同学的劝，也确实是不想在家闲待着，就来了。

温玉琴本是永安镇张庄村人，32岁丈夫去世后，她独自把女儿拉扯成人。6年前，女儿出嫁后一年，温玉琴经人介绍，嫁给了许村的文兴旺。靠着家里的4亩地和能干的老头，2015年，温玉琴家脱了贫。

地处桑干河支流、浑河中上游的浑源，历史悠久，始置于西汉，定名于唐，因浑河发源于县境内而得名。境内有恒山、悬空寺等著名景点。

但浑源县地处恒山山脉，山区占了浑源辖区一半的面积，平地仅有17%，靠天收的农业，祖辈至今没有发生过变化。

2012年，地处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贫困区的浑源县，成了山西省3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2014年，36万人的浑源县，建档立卡贫困户149个，贫困人口5.6万人，贫困发生率19%。

温玉琴在2012年成了贫困户，吃了3年低保之后，终于脱了贫。雁门关外的晋北，无霜期短。“浑源的地好种，清明节后忙活十来天，种上玉米，中秋节前再忙活一周多，收完庄稼后，一冬天啥事也没有。”

住在村里，冬天没啥事的老百姓，每天除了串门，就是看电视，要不就是打麻将。

“寡妇女人到别人家也没意思。”在张庄村生活时，温玉琴不爱跟邻居们凑，嫁到许村后，温玉琴又没了熟人。

年轻时哭得多，把眼睛哭出毛病的温玉琴，每天来这里唱歌跳跳，现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许多。

“58岁的我，比50岁的我，看起来还年轻！所有人都这样说。”

温玉琴说，现在的日子，让她高兴。“老了，活得开心就好。”

60岁了，我还有价值，该为自己活了

60岁的李金娥来自王千庄村，每天骑20分钟电动车来回的她，也雷打不动参加贫困山区合唱团的排练和演出。

李金娥也是2015年脱贫的农户，她说话声音很低、很慢，但不慌不忙。

李金娥家有三个儿子，曾因婚致贫。2015年二儿子邢源结婚时，连房子带彩礼，花了三四十万元，这些钱，大多数都是借的。“到现在也没还上，每年还一些，儿子还房贷，老两口还三四万外债。”李金娥说。

“我们停不下来。”李金娥62岁的老伴邢二喜常年在外打工。天不冷的时候在内蒙古的建筑工地上干，天冷工地停工后，他就去河北的一些车库、停车场当保安。

王千庄有跳广场舞的队伍，也有一支村里的“乐队”，爱好的村民们常凑在一起，唱唱跳跳。

“我不能去，夏天房屋后面的菜地，产出着全家人吃的蔬菜。冬天还得给儿子们带孙子，好让他们出去挣钱。”李金娥说，别的村民有的串门子，有的打麻将，就把把炉火烧得旺旺的，让别人到她家来，纳着鞋底，听别人说家长里短。

“老大的孩子看大了，老二的孩子也看到上幼儿园了，老三当兵去了，我也60岁了。”李金娥说，活了一多半，都是为了孩子，不是为自己活，也顾不上想自己咋活。

这个冬天，闲下来的李金娥终于能去寻找属于她自己的快乐。在合唱团，李金娥认识了许多姐妹，长了很多见识，心里感觉很放松。

“合唱团是个草根团体，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在县城排练的场地是县里的文化活动中心，教舞蹈和音乐的老师是义务的，下乡演出就借文化局的演出车或自己想办法，合唱团成员也都是义务演出。”浑源县贫困山区合唱团团长程天佑说。

但是群众有旺盛的热情，这个草根合唱团发展迅速，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发展到近200名成员，除了去省市、景区、在县城各种活动上表演，他们还去过五六十个农村演出。

“60岁了，我还有价值，是不是也该为自己活一回呢？”站在台上的李金娥问自己。

李金娥觉得现在的生活越过越好，孩子们也都勤快、肯干，虽然还有一些外债，但她并不发愁。

“还有比我们更困难的，有病的、有残疾的，虽然辛苦，但是我们健康，钱都花在刀刃上，孙子也看大了，社会也好了，吃喝不愁，还能追求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挺幸福。”李金娥



▲1月3日，在山西省浑源县荆庄村，浑源县贫困山区合唱团在表演大合唱《祖国不会忘记》。 本报记者詹彦摄

说，钱不需要多少，精神才是最重要的。

“80多年，我只跳过两回舞，都是共产党给的”

前几天，程天佑带着浑源县贫困山区合唱团的艺术总监于慧敏和音乐老师康慧玲来到浑源县最东边的一个村——山阴山村，给这里的20多个妇女教了几首歌的合唱。唱罢，这些农村女人们吵嚷着要求加入合唱团。

其中年纪最大的靖翠花已经82岁了，老太太身体好，耳聪目明。一辈子没说过普通话的老人，看着《走向复兴》的曲谱，认认真真一句句学着唱。

“字有认得的，有的认不得就问他们。”靖翠花十来岁时曾上过四年小学。那时刚解放，没黑板也没纸，在娘家村里的土窑洞中，老师用石板教，她用铅笔在卡片上写。

“我爱跳舞，那时候就跳舞。”但是读了几年书，嫁人后的靖翠花再没有跳过舞，直到上个月。而这一过就是近70年。

山阴山是个名村。20世纪60年代，村里出了个农业学大寨的榜样，叫刘品。还有一首专门歌颂他的歌曲，曾在雁北十三县广为传唱。“雁门关脚下有个黑麻石村，出了个知识青年叫刘品，1961年中学毕业了，响应党的号召奔向第一线，树雄心立壮志大办农业，决心要把山阴山变成金银山。”

黑麻石村是山阴山的一个自然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在当时，山阴山是远近闻名的“有粮村”，“雁北十三县，学习山阴山。”山阴山村老村支书刘希官说。

但山阴山村的自然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地有多不平？全村100多户人家，把房子盖在高高低低的山梁山谷上，层层叠叠，有八九层。前两年，别的村都跳开了广场舞，山阴山村愣是没找出一块平地来。

如今，还是靠天收。全村430口人靠着1800亩山地过活，就够糊个嘴。

“冬天盼夏天，夏天盼冬天，一年盼四季，兜里没有钱。”为

了挣钱，山阴山村一半人离开了村子，出去打工。在村的老人，农闲时节，“上午东倒西，吃完午饭睡一觉，下午西倒东，晃两天就是一天。”

这几年，扶贫政策进了村，山阴山决定拔穷根。“怎么拔？嘿，今年村里发动群众在山上种了2600亩黄芪，户均二十亩。”刘希官说，原来黄芪没产业，群众没干劲，没人种。

脱贫攻坚中，浑源县把黄芪作为了一个主要突破口，不仅注册了国家地理标志，又成为国家黄芪种植与加工标准化示范区。提高品牌效应的同时，黄芪产业链也建起来了，县里光大型黄芪深加工企业就有八九家。

现在黄芪成了浑源的支柱产业，种植面积30万亩，人均近一亩。其中规范化仿野生种植面积16万亩，野生抚育面积12万亩，黄芪成为全县脱贫致富的好帮手。

2018年，82岁的靖翠花和76岁的老伴刘明种了10亩。5年后，一亩地每年能产黄芪800斤。“现在价格上来了，每斤十四五块钱，过几年，你算算能卖多少钱？一亩地一年就是一万多嘞。”致富有了指望的靖翠花，活得更带劲了。

山阴山村民致富有了产业支撑，村里的生活条件也逐渐改善。2018年5月，镇政府把村里废弃的旧学校重新修缮，把学校里的土院子平整后进行了水泥硬化。

山阴山村终于有了个120平方米的广场。

广场刚修好，村里的人们就心痒痒起来了。上个月，村主任的老婆刘春莲拿上乡镇文化站给配的音响，顾不上是大冬天，就在广场上跳起来了，没几天凑起了二三十人。

靖翠花这辈子，第二次跳上了舞。“我喜欢跳舞，是共产党让我跳上的！”

心灵照进一丝光，生活充满了希望

戴着紫色毛绒帽子，穿着鲜艳时髦衣服，浑源县贫困山区合唱团二团团长刘卿雅，是浑源“网红”。她取名邓波儿，是个快乐的“开心果”。每天有3万粉丝，从她诙谐的逗乐和歌唱直播中寻找快乐。

(下转6版)

抗美援朝老兵青藏高原修路记

本报记者 夏晓、李琳海

在青海三江源阿尼玛卿雪山脚下的雪山乡，当地政府正在修建一个陈列馆。在这个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为藏族的雪山乡，牧民群众都知道一个汉族干部。

他叫陶振华，这位抗美援朝老兵曾在高原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修路记。他带领群众凿山修路，从此让雪山乡不再“冰封雪山”。

雪山乡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大武镇，平均海拔4200米。由于地势险峻、封闭，直到上世纪70年代，雪山乡还是玛沁县唯一不通公路的地方。阿尼玛卿山下的雪山乡距离玛沁县城86公里，当时却有4公里不通车路段，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出行，骑马往返需要走七八天。

老人们回忆，这条羊肠小道基本悬在峡谷、山腰间，人走在上面只能四肢并用攀扶爬行，马匹牛羊经过都十分艰难。特别是在冬天，河道结冰，山坡沟壑流水形成冰瀑，行走在上面，稍不留心就会跌入谷底，危险至极。若遇大雪封山，生活在雪山乡的牧民就要与外界隔绝半年以上。

没有公路，群众需要的生产生活物资进不来，畜牧产品出不去，导致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1973年，来自山西的抗美援朝老兵陶振华接任了玛沁县雪山公社的书记，第一次走上这条“天路”他就见识了这条路的狰狞：只能站住一双脚的小道，牵马行走很是费劲，说是骑马出行，还不如说人牵着马，马拉着人行走。

陶振华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修一条通往外界的路，让生活在这里的乡民走出大山，造福子孙后代。经过两年的调研走访，他最终决定带领干部和群众自力更生，打通雪山乡通往外界的道路，结束雪山乡不通路的历史。

“立下愚公志，与天斗、与地斗，向大山大河宣战。”这是陶振华对自己和乡亲们的要求。

1975年5月1日，“东雪公路”在玛沁县东倾沟乡三岔路口正式开工。而正在修建的陈列馆也打开了一段从1975年5月1日“东雪公路”开工建设到1978年10月通车的历史——

一群牧民，在一个瘦弱汉族干部的带领下，放下牧鞭，拿起铁锹，扛起锄头，去完成父辈们做了一辈子梦却又不敢去实践的事业。

陈列馆的墙上挂了12幅水墨画，展示着乡民们修路时的种种艰辛；而那些放在展柜里锈迹斑斑、历经风霜的工具，讲述着这群平凡人的动人故事。

当时仅20岁的才桑加入了修路“大军”，用他的话说，修这条路可以用“拔树撼山”来形容。

“牧民根本都不会用铁锹、锄头这些农具，都是从零开始学。修路也没有具体分工，铺路修桥一起干。”才桑说。

当时修路任务重，土方石方量大，工具常常不够用，他们只能勒紧裤腰带，用自己的口粮来换取；架桥和修建涵洞需要大量的水泥，他们只能自建石灰窑，从大山里背下能烧出石灰的石头，反复试验，烧成后用石灰换取水泥；开山凿石非用炸药不可，毫无化学知识的牧民，却在“一硝二磺三木炭”的启示下，反复试验，在无数次失败后，终于在草原上响起牧民自制土炸药的爆炸声。

陈列馆有一幅图记录了几名乡亲手托一个木制框架在路上丈量的情景。当时参与修路、担任公路指挥部医生的达日杰在回忆录里写道：“难度比较大的是坡度加弯道的测量和定线。大家想出个‘绝招’，用几根长杆扎出大致与汽车前后长宽一样的长方形，人抬着架子模仿汽车拐弯来划定需要的宽度。”

如今，达日杰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玛沁县雪山公社修路纪实》收藏在陈列馆里。

“最困难的时候就是修桥。乡民们要跳进湍急的河里组成人墙把水挡住，让水改道，才能把桥架起来。还有炸山的时候，修路人员要把自制的土炸药绑在身上，吊下悬崖装炸药。”才桑回忆道。

“哪里最困难，哪里就能看见陶书记，困难的活儿都是党员带头干。”他说。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乡民们用了4年时间将峡谷中的“拦路虎”一个个清除，公路一寸寸向终点接近……

1978年10月，喜讯终于传来。《青海日报》报道称：“10

月1日，东雪公路胜利竣工通车。”自那时起，对雪山乡群众而言，山不再高，外界也不再遥远。

路，给藏族百姓带来了希望。

“路修好了，我们才有机会去镇上、县里看看，发现外面的牧民都住上漂亮的房子，而我们那时候还住帐篷。回来后就有了修房子的想法，通了公路，我们也能从外面把盖房子的材料运回来。”才桑说。

在才桑的记忆里，80年代，雪山乡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90年代，乡里有人骑上了摩托车，家家户户开始盖房子；到了2000年，越来越多的牧民家买了小汽车，乡民们的生活逐步好起来。

水电网、寄宿学校、乡卫生院、垃圾处理站等现代基础设施也逐步在曾经“与世隔绝”的雪山乡得到完善。

雪山乡乡长旦正才让说，有了路，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雪山乡目前共有牧户653户2237人，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万元。

旦正才让说，雪山乡位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阿尼玛卿雪山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但发展当地社会经济的的前提是要保护好自然环境。“外面的所有的先进的东西我们都欢迎进来，但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是环境，所以不要把垃圾带进来。我们有修路的精神、自力更生的精神，同时也树立起了环保的精神。”

2017年底，一条新的高速公路“花久高速公路”通车，连接县城到雪山乡的路进一步缩短至1小时，乡民们出行更加便利。

玛沁县副县长、雪山乡党委书记旦巴杰达2011年来到玛沁县工作。他说，虽然他没有见过陶振华书记，但下乡入户的时候牧民们经常讲起陶书记的故事。

如今的陈列馆内，雪山乡群众自愿捐献2万元为已离世的陶振华修建了一尊半身像，上面敬献着洁白的哈达，藏族百姓用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位与雪山乡群众并肩创造奇迹的汉族干部。

“当年陶振华带领牧民群众艰苦创业，他用真情和一种大爱架起了藏族群众和汉族干部之间的心路，这是一条脱贫致富路，更是一条民族团结路。”旦巴杰达说。



▲上图为20世纪70年代的雪山乡，下图为今天的雪山乡。（图片均由雪山乡政府提供）

采访途中，记者重走了当年陶振华书记和群众修建的“东雪公路”。这条路蜿蜒在大山之间，时而紧倚悬崖峭壁，时而行至河谷深处，不难体会当初修路人的艰辛以及坚韧。而老路不远处，几十米高的公路桥墩从谷底拔地而起，与老公路形成鲜明对比。

记者不禁感慨，在改革开放40年的壮阔浪潮中，藏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藏铁路通车已过10年，现在果洛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机场。当我们习惯了笔直宽敞和高速的公路，听惯了大型机械设备开山凿洞的轰鸣声，看惯了天堑变通途的奇迹时，我们更应该记住陶振华和当年修路的牧民们，是他们用涓涓细流书写干事创业路，用润物无声写下这首民族团结之歌。